

戰國策正解

五

リ 8
211
5



解
211
个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横田惟孝著

趙上

襄子

凡四章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行戶剛反數色主反韓康子欲勿與吉射中行寅亦皆晉卿也段

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愎來請地

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

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

東六
學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上

後形圖

智伯說夫音扶下同好呼報反鄉許亮反難乃旦反

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三使同說音悅下伯說也謂習得地於韓也致送至也又使人請地於魏魏

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鎔

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

邑一於智伯智伯說錯七路反○自強謂自恃又使其強而使彼怒也錯置也

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

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

為久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

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

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

君其定居晉陽疏疎通與焉之與音預○循依也謂澤依安于之治餘猶遺也君曰

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

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

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將子匠反下將卒同騎奇寄反從才用反行下孟反○君

皆以荻蒿楛楚廩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

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廩牆同路轄同

○楛似荆而赤莖中矢幹箇路美竹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

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

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質礮通礎也。說林訓注礎

柱下石礮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

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

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

處昌呂反。舒舒開也。謂遠圍而不迫于城。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

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

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下退嫁反

知音智。復扶又反。下同。○釋舍也。此計謂以城下之計。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

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

至。為之奈何。麤中言中。心麤暴。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

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

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

期曰夜言。期夜擊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

朝直遙反。過音戈。下同。○鮑彪曰。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智伯謂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許應元曰。

志矜而行高。喜於說行。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

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言

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

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說始銳反昔音佩令

色動而意變憂其情露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

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著直略反○

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

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

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

矣鮑彪曰二謚皆恐非當時之語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得三分之

封二子者故曰吾所得者少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愛

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更音庚下同不見之見賢遍

禍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過智過於轅門之外

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愛其姓今暮不擊必

後之矣恐下智伯因過更姓而去感悟以先繫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曰夜期言夜期方至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

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敗必邁反○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智伯身

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

我國策正解 卷六上 後周國痛

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厭音饜，盡津忍反。○此記者之詞。

考異

諸本復作復，今從劉本。高本桓並作宜，纂蔡作蘭，魏策狼作梁，坊本無。因陰之，因字曾錢本。伐趙下無趙字，坊本安于作安於，簡主作簡子，尹作君，曾錢本循作脩，坊本楛作苦，厲之下無有。楛二字，一本苦作苦，高本已定，已具之已，並作以。坊本期曰作期，且一本過作果，坊本拔下無之字。

日夜作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

三板。

水之謂決晉水而灌之，下字恐行，史記作城不浸，板高二尺。

郟疵謂智伯曰：

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

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鼃生鼃

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

是非反如何也。

夫音扶，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降戶江反，如而通用。

明日智伯

以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

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

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

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

趨而出。

背音佩，為趙為君之為于偽反，解音懈，離力智反。○鮑彪曰：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

郟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鮑彪曰視端畏

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邾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

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使所吏反

考異坊本疵作疵下作乏夫從之夫作矣之兵作

二家作三家坊本趨作趨俗趨字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

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

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力呈反相息亮反

上時掌反○上五百疑當作阡陌下五百當作五百

蓋阡陌舊作千百劉向所謂半字也傳寫誤依下千

作五依上伯作百也廣封疆發阡陌即商君傳所謂

開阡陌封疆也豈孟談先商鞅而為此歟簡下疑脫

子或主字簡子襄子父也塗道也蓋謂簡子治國家

之道鮑彪曰國地猶武安之類關君長曰前猶先也

蓋簡子未為諸侯故稱國地君也未知孰是御治也

即治國家之道與上塗互言也致天下謂使天下來

至也約與諸侯盟約也下二句即盟約之詞列侯謂

如薛侯應侯者近大夫親近大夫也謂居內為政者

蓋二者挾權勢恃功勞易以制主故諸侯不以為相及近大夫也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去起呂反下去

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

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

任音壬○恨恨舍已而去也集成也乎猶也說苑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也張孟談對曰

戈國

卷六

後形

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

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關君長曰：古今天下之所美皆同。未有臣主權均之美也。愚謂愴傷也。言君若弗以前事圖後事。則臣力不足。強

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僂同。○襄子疑當移對曰：上關君長曰：晉陽雖後賞功刑罪。謂之政。孟談問不為使用者。襄子對以刑

死。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

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見賢遍反。

事乃許之。鮑彪曰：使談自張子孟談。僂厚以僂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

主之政也。行下孟反。○僂安也。僂厚。謂安於厚行也。安於名。即捐功名也。碣哲夫曰：負親恐負郭。依下負親。誤或然。此記者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之贊詞。下一句美襄子也。

以謀趙。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襄子往見張孟談不復責。○負親。謂背約親。

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碣哲夫。關君長皆云。復來二字。行。文。愚謂。今下疑脫與字。

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言趙分智氏之地。多與韓魏而今與齊燕共謀伐趙。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

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下於

後周國痛

卷六

七

後周國痛

授官孟談合為國政也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

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長丁丈反少詩照反

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陸深曰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無士如是夫

考異

坊本廣作廟五百並作五霸捐作損燕作楚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

伯智伯寵之行戶剛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

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將疑漆訛史記作漆飲器酒器呂子作以

為傷是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

塗廁欲以刺襄子士為女為之為于偽反下為智為報為先為故自為皆為同刺七亦

反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杆曰欲

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杆當作杆杆朽古通用塗墁器也趙襄子

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

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卒子律反○林西仲曰無所為

而為之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人不能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

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

音厲癩通去起呂反○漆身見秦策患癩者鬚眉皆脫故爾吞炭自敗音聲如啞非謂瘖病其友

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

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近附近之近。易以

遠曰不得先言。襄子此後人追書語也。 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

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以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

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夫音扶。質贊通。下同。○無此猶言無

如此也。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無公矣。非從易謂非易從之。林西仲曰。一心委質。一心求弑。是二心也。

陳子龍曰。預讓明知不能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

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

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

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

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數色

○當出猶將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林西仲曰。深。即不

報不包之意。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眾人遇

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國士名蓋一國者。 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舍音赦。下同。○林西仲曰。不能如前再舍。所以歎泣而言。 豫讓曰。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

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故固通。○關君長曰。望。責望。之望。請也。言謙而不請也。

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

者持衣與豫。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

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使者之使所吏反。呼火。故反。○曰而恐倒置。死之

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豫讓義烈。可稱焉。蓋讓不能為智。過却。燕二人亦不能為讓。人各為其所能也。或以晉陽之圍。未見一籌而責讓。何求備之深也。

亦不能為讓。人各為其所能也。或以晉陽之圍。未見一籌而責讓。何求備之深也。

考異

坊本吾所以上無凡字。諸本以作謂。今從一本。所當過。坊本作以。過。纂作所過。一本作於。

過。高本嗟乎。豫子下更有豫子二字。坊本無。今從劉本。高本亦已。前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錢本

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公。此不

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

烈侯

凡一章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

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罷音疲。○勸疑當作。勸。宋策亦有許救甚。

勸之語。韓子皆作。歡言。與使者歡也。

考異

知趙之趙。高本作矣。劉本無。

肅侯

凡二章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

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

效愚忠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卿相之相息亮反下將相同行下孟反盡津忍反

秦傳曰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言以奉陽

妬客故王不得任客以事是以疎外賓客鮑彪曰禮

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徐子遠曰奉陽

君專國時肅侯必內不善也故以此為說端為大王

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為大之為于偽反下為大皆同○庸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言交有得失不可不擇焉請言外患齊

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

攻秦而民不得安兩敵謂齊秦皆為趙敵倚倚故夫

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

慎無出於口也故固通夫音扶下除三夫餘皆同斷音短○苦猶病也言常病謀代之辭

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屏必非反下同

言泄也白明也言明言交之利害所以如陰陽之異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疆

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

伐國長正解 卷六上 後影因

可以受封侯。封地謂可封貴戚兄弟之地。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

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

也。將子匠反下同。○實即上文疆表之類。是也。放殺謂湯放桀。武王殺紂。以上言交得之利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

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

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援于

○割效皆謂以地與秦。上郡趙地絕。謂道路絕不通。謂道路不通。上郡無援。謂趙孤立。三策上郡絕一也。

無援一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

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

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朝直遙反。番音婆。○

軹道秦地。南陽韓地。入朝謂入朝於秦。以上言交不得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數色主反。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奇反。○言燕可以為

我北蔽而不足畏。此言趙強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

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害忌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

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

後周國志

後周國志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

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中丁仲反

韓魏不可不交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

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分符問反

○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之分謂三百畝之田八寸曰咫聚村落也是故明主外料其

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

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度待洛反見賢適反

以上言二帝三王如彼趙國強大宜不掩於眾言而斷決也臣竊以天下地圖案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

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并音併○徐字遠曰秦地大而人少

故兩者相較有倍半之差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

日而言之哉以上言從之利即擇交而得者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

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和戶卧反卒猝同不與之與音豫恐

丘勇反獨暢通○臺有木曰榭顧炎武曰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上 後周園

軒縣者闕其南面愚謂史記庭作姦可從美好曰姦
不與其憂言橫人不與君同憂恐獨相恐脅也此言
橫之害即擇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交不得者

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

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

畔秦去起呂反塞先北反下同○償令天下之將相

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

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

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

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

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令力呈反質音致背音佩擯

也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

繡千純以約諸侯少詩照反純徒本反○關君長曰

資蘇子約諸侯也純束也

我國策正解 卷六上 十四 後形圖成

考異

錢劉本去賓字坊本獻作進無愚效二字諸
本白作白索隱引策作白今從之錢劉本去
得行之行字坊本二千作三千錢劉本去能支之
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魏臣三字立作而一本無
料其之其字錢劉本掩作閭坊本矣今下無見破
於秦四字高本無榭字坊本聽竿下有笙琴二字
明主尊主之主並作
毛擯秦上有價字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為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

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

夫鐵鉗然為于偽反使所吏反下同長丁文反夫音
扶下同故固通○關君長曰按說文鉗膏

車鐵鉗正字通凡器兩頭交合用鐵片鋼之或轉角
處鐵片兩頭拘定之皆曰鉗言木言拘束也然讀如

此以說已不得見王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

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鉗者乎關君長曰夫
人泛用無所

斥言蓋言自入而結君者必毀惡人出中之於外臣下
為字恐衍文此有錯亂失次義不通明姑以意正之

當作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自入而出夫人者無
有為臣鐵鉗者乎如是文義稍順蓋言有入拘束於

己者也愚謂此章必有闕誤不
可強解關說稍通故姑存焉耳

考異

一本哭下有秦字坊本鉗
作鉗高本有為之為作謂

武靈王

凡十章

齊破燕趙欲存之子噲之亂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

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鮑彪
上曰不

為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
也愚謂燕地齊破燕所得之地即下文河北是也河

北近趙河東近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言齊趙易地燕以為二國相親故必不與趙爭河北之地矣以河

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

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以趙之以讀如與言下齊得河東而益強又以燕與

趙輔之天下害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

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令力呈反淖滑楚臣惠施魏臣

考異 劉本去以以字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為于偽反下為大同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

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

事而淳于斲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

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

之也恐丘勇反厲礪通騎奇寄反處昌呂反○司馬貞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愚謂言唯是以趙

王有督過意故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

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

恚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

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并音併番音婆○秦

戰國策卷之六

益重矣愚謂言御史者不敢斥王也下文聞於左右亦同

王有督過意故也

音婆○秦

以之以猶以爲也武王以甲子之日亡紂今以趙王比紂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

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

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

可一亦明矣從子容反下同令力呈反夫音扶下同○熒亦惑也今楚與秦爲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久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藩音蕃斷音短○秦女嫁楚故曰昆弟之國徐孚遠曰說

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詞有錯誤蓋橫人虛喝之言不必準據也今秦發三將軍

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塞先北反歐驅通臣切爲大王計莫

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

攻願大王之定計也案止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

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

不得與國謀先王棄郡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

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

割河間以事秦相息亮反屬音燭與音預少詩照反趨如字使所吏反乘繩證反朝直遙

反○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考異

諸本於天下有山東二字今從一本一本繕作綴一本無之內二字然下而字高本寡君作宜君坊本微作澈高本無計下秦字坊本稱為之為作於藩下無之臣二字切作竊車作事三作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

為于偽反○又為秦約趙

也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秦市

向許文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趙拘甘茂齊使不得攻宜陽乃三國必賂於趙故曰市也

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

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

鮑彪曰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

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愚謂韓下恐脫王字

且拘茂也且以置公

孫赫樗里疾

置謂置而為相也蓋二人者為相有為趙便者也

考異

坊本有作存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

間音閑坐才卧反○平晝猶正晝也退燕避人

曰間居平晝間居者靜而思事也侍坐承事左右也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

簡襄謂簡子襄子

王曰嗣

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

是以賢君靜有道民僂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此兩者君臣之分也。錯質上音措下音贊道民之道音導弟長上大計反下丁丈反

分符問反○錯質謂往論謂所可論議明古先世謂明於往古先於一世窮通之反通謂貴顯今吾

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子律反○關

君長曰卒世猶言終吾世也。不見謂不見成功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

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

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盡津忍反下同夫音

扶下除狂夫農夫餘皆同被皮寄反騎奇寄反下同○方苞曰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

相訾訾故曰負遺俗之累愚謂庶衆也必不顧衆議乃能成獨智之慮而衆人必相怨咨故曰被庶人之

怨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

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行下孟反下公行之行奇行並同○關若

長曰以負遺俗之累自定其慮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

未萌王其遂行之。樂音洛下除禮樂餘皆同要一遙反○舞有苗謂有苗不服而舞干

羽言舜禹所為異於衆俗論德即論至德也謂舜也要功即成大功也謂禹也王曰寡人非

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

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雖敵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歐驅同○

未可知。謂其功無極也。徐孚遠曰：武靈王胡服，本以收胡地而實欲圖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謀也。使

王孫縈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

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朝直遙反。○叔，公子成也。夫制國有常而

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諭賤

行政，在於信貴。從政，謂下從上政，經亦常也。信貴，言必行於貴者，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

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出猶始也，止猶成也，言

事有所始，則功有所成。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關君長曰：曰叔，曰公叔，語有輕重而已。愚謂上輔公叔之議，言下群臣輔公叔不胡服之議。且寡

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

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縈謁之。叔請服焉。

慕，公叔之義，言群臣慕公叔從王而胡服之義。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

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

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

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

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

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

後形國

後形國

願大王圖之。

離力智反。○試亦用也。義行

使者報王

使所吏反。○

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

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

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社。甌越之民也。黑齒

彫題。鯁冠。秣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斷祝

也。鮑彪曰。錯臂。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劉達曰。黑齒。以草淙齒。鄭玄曰。彫題。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愚

謂甌越亦百越之一名也。鯁冠。以鯁魚之皮為冠。秣縫。通長鍼也。以秣縫之。言其制粗拙也。是以

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

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

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離猶故去就

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

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不知

而不知。疑言以己之不知。而不知疑。久。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

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

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

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

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

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塞先北反。○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戎胡，蓋為攻計，非為守計也。

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鄆，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

報也。累力追反，幾音祈。○係累，繫縛也。今騎射之服，

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

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

耻，非寡人所望於子。惡烏路反。○關君長曰：上黨形

事之耻，指鄆幾不守。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

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

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替遣禮反。○道言也。世趙

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

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

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蔽言謂壅蔽忠言。王曰：慮無惡擾，忠

無過罪，子其言乎。擾亂也。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

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

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關君長曰：當猶徑也。即如當國之義，謂莅政也。輔俗謂輔

治風俗也。有常謂有常度也。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

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

觀遠而論始也。關君長曰：成猶守也。遠謂未至始也。且謂未有也。言明察處物之先者也。

戊國... 卷六... 後形...

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

王于況反，下而王同。○政謂為

政於天下也，致盡也。

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久，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

為于偽反。○勢與俗化，疑當作俗與勢化，蓋傳寫之誤也。

趙造諫曰：「隱

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

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

族宗，謂族滅其宗，無遁其死，謂無遁為忠死。

王

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

人，子其言乎？」

辟音避。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

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

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易見之易，以豉反。辟音僻。下同。近，附近之近。○亂，民恐顛倒，且下文作「民易」，必有一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

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

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今。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夏戶雅反。言鄒魯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吳越雖俗辟。不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謂節之謂疑行文。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俗疑。當作時。流猶移也。即上文觀時而制法之意。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情才也。勿反。猶言勿復言也。

考異

諸本利下無乎字。今從曾本。坊本靜下動下。並有而字。諸本怨作怒。今從一本。史記庶人。作驚民。似義勝。坊本鬧作暗。諸本論作論。今從一本。本。坊本且見作可見。臣固作臣。故財用作財。貨諸本。祝髮作被髮。史記作剪髮。今從一本。劉本無錯。臂二字。一本作拚面。鯢冠。絛。今從一本。鮭冠。黎。縹。史記作却冠。絛。絛。孫本之便作之。士。諸本今叔作。今卿。今從纂。高本備燕作備其。諸本下東胡作參。胡。今從纂。錢。劉本不塞作實。一字。無以及上。黨。四。字。坊本之間作之間。高本勞下無力字。坊本惡擾。作變擾。有常作有裳。高本循法作脩法。坊本子言。作。御。言。諸本達禮間有於字。今從一本。諸本國賊。賊國之賊。並作賤。今從劉本。高本族宗下有反字。坊本。作有。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作過脩。今從一本。諸本理世之理。作禮。劉本作後。今從一本。坊本世不下無必字。一本無一其之。其。

字錢本奇作衰坊本之制
間有謂字不盡下無於字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

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行下孟及下皆同番
音婆上時掌反遺于

季反○關君長曰子猶卿也為子是有父之稱謂周
紹幼時周禮隸僕有乘石是乘車所踐之石也此蓋

指大夫以上愚謂道言也問亦遺
也因問以物遺之曰問謁告也人有言子者曰父

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辨足以

道入危足以持難忠可以為意信可以遠期道音導
下御道

同難乃且反下同○危高峻也寫
意謂寫人意遠期謂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

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詩少

照及○關君長曰古詩紀載此六句引風雅逸篇云
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錄之策

注作諺語吳師道曰勇智為事之計
指胡服言行學為義之經指傅言循計之事失而

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

王子吳師道曰訪議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愚謂吳說
是矣蓋音之誤也言循計之事雖有過失而不

以為累放義之行雖
有困窮而不以為憂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

任也任音壬○言下傅
王子非中已所任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

君寡人也選息戀反○君寡人猶言寡
人即君也言其所論不失周紹曰立傅

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

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

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

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

吏之耻也。王請更論。惠順也，不足猶不能也。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教，教命也。不快，謂不苟從。關君長曰：隱中不竭，言自知無傳才而隱匿心中，不竭其實，愚謂僕猶辱也。立傳之命，非其人，是辱官也。辱官不得，不變置，是煩有司也。此王之耻也。不欲斥言王，故曰：吏也。王曰：知

此六者，所以使子。言紹能知六者，乃所以使為傳也。周紹曰：乃國未

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

聽令乎？再拜賜胡服。重直用及。乃國猶其國也。未通言國人未通於王之所以胡服之意，賜胡服三字。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欲子

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令力呈反。言厚愛之，無下以王子為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沈溺困苦於所學。按上章曰：學者沈於所聞，疑依上章而誤衍。

於學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

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

人者畢矣。倍音佩。先謂先君，明其高言昭明先君高德也。書云：去邪勿疑。

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久矣。去起呂反，與讀如為。篇貳，二心也。勿貳，謂一意任賢也。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

比，以傳王子也。貝帶，以貝飾帶也。師比，胡革帶鉤也。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鷄鶩而朝。

注云：鷄鶩，讀曰私鉞。史記匈奴傳：孝文遺匈奴黃金。晉紙：漢書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鉤也。班固與竇憲。殘云：賜犀比金頭帶。是皆一物而字異也。

考異：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
 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
 自成惠主不臣也令力呈反行下孟反下同盡津寡
 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
 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
 有司之法親犯謂身犯也言恐燕身趙燕再拜誓首
 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吏不用侵
 辱教王之惠也臣敬脩衣服以待令甲誓遣禮反施
吏不以失令過期侵僂而辱蒙教誨開君長
曰漢有令甲乙令丙即令也戰國已有馬

考異 諸本吏不之吏作更脩作循
 今並從一本坊本甲作日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騎奇寄反下同○破者即下文
破卒散兵是也為騎邑謂為騎

士俸 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

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固

通○固籍官府故常簿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

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

易以致反○輕謂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

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

如所失之費也奉俸通○百百倍什十倍也破卒王

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

後形圖

後形圖

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觀時而不觀於時。謂觀時之宜而動。不為時所觀。不知陰陽之宜。謂不知兵制之不一定。如中陰陽之異宜也。

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所謂觀時制兵者。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

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見通鑑注。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其城門曰無窮者。蓋言并代至無窮。必自此門而始也。是所以昭示後世子孫。而期開遠方也。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

德不可以來朝。脩長也。朝疑當作胡言。今欲繼襄主業。四者非其所宜。所以破卒散兵。以射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

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誓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誓遣禮反。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

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辟音關。遺遺之義未詳。竊疑或無窮之訛。九限五徑皆地名。

考異一本損作捐。纂賢人作賢者。坊本兵甲作甲。兵纂昔者作昔。且坊本襄主作襄王。昭作詔。諸本脩兵作循兵。王遂作至遂。今並從劉本。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

和於薛公。敗必邁。及下敗之同。令力呈。及下同。太子為質。以下與齊魏和之事。委任於薛公也。

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

相秦。相息亮反。主父武靈王也。蓋楚與齊魏和。在趙有不利者。故欲敗之也。楚王合趙

宋魏之和卒敗。卒子律反。○宋疑當作齊，蓋楚見三趙有秦宋而與之合，是以齊魏之和卒不成也。

考異

諸本連宋間有楚字，今從曾本，宋魏之魏坊本作齊。

趙使机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赫曰：秦不聽樓

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相息亮反，下同。

○公謂赫也，言緩已為相而請相冉，雖秦不聽，緩必怨赫，辭告之也。無急秦王，言為緩無急趙，請相冉於

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

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此舊脫，以德樓子事

成六字，鮑彪以史補之，是矣，言冉不為相，則緩不免，是赫德於緩也。

考異

坊本机赫作仇赫，無曰請之曰字，不急下無也字。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明下疑脫，見字，下文可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

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有猶得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

為山東之憂也。為于偽反，下為楚為來同。○兵疑而

也，諸侯合則強，今自弱而不能相二，故曰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

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

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

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

也。罷音疲，故固通。禽，鳥獸通稱。易王，今事有可急。

者。急下疑脫，為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

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

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亡，忘同。惡，鳥路反。復，扶又。

大合也。之，句舛錯。當承「亡」之下。言秦急伐韓梁，為上之也。今南攻楚者，之句亦倒錯。當承「合也」下。言秦攻楚，

休而復之之句，當承「楚者下」更有「今攻楚」三字，似重複。姑除之。言攻楚之緩。今謂楚王苟

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

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

必入於秦。兄弟，謂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

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使所吏反，離力智反。下同。故特也。以燕餌

則二國必離。關君長曰：三飯告飽，言其速未能食頃。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

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

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走，則候反。下同。言楚趙美秦

反地，餌燕之言，而不救韓，韓孤不能支秦，則割地提挈而西走秦，其疾如馬兔。東周策云：兔與馬逝，安語

助通作案，與馬同。猶於此也。荀子：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然亂乎？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案以此象之

也。禮記：安案皆作馬，可以徵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穰於趙矣。吳師

道曰：穰，移字訛。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

之舉，此臣之所為來。關君長曰：疑作割，必深，國之舉矣。言趙割地必深，國為之舉矣。

後形圖

後形圖

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結前起後。下文即所可及。楚

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

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

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

願王之熟計之也。循疑復訛。不出楚王者。恐其合三

文多求地是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

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急字疑當

考異纂章首有或字。高本楚此之此作而。坊本壹

下伐割間有矣字。坊本撰於作環中。入秦下更有

秦字。纂無急趙之急字。坊本起兵下。有伐山哉。三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

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

為于偽反。○鮑彪曰。無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

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齊始欲伐秦。而今以

之。必以趙不順為辭。謝二國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兵必歸於趙矣。不西

西伐秦也。韓必二字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

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

後形圖說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
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罷音疲。坐猶居也。樓緩

交厚齊西則魏必從之也。齊秦罷敝則天下必重趙故曰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

秦是俱敝也。魏齊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

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果斷也。言趙

之以下未和中山故不可伐秦。三國斷欲伐秦必聽我。和中山後伐秦。欲和我中山聽之。

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和我謂三國和趙於

地而取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

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言三

能知中山我以為辭。雖少出兵伐秦可也。我雖分兵而孤立之中山必可亡。一伐秦一伐中山故曰分兵。

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

取地於秦中山也。餘兵伐中山餘兵即少出兵也。

考異諸本親下無秦字。今從一本。高本告之下有秦字。坊本構上有講字。高本以三國作以王。

因孤中間有樂中山三字。坊本必亡之亡作之。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鮑彪曰：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

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恐立勇反。鮑彪曰：文時合齊魏。教子效

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

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令力呈

亮反下同。教富丁教之也。蓋富丁因魏因已且合於秦為周最謀也。李兌趙相也。按上章齊魏交親魏

合於秦齊亦或合。故曰畏橫之合。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

我國第正解 卷六十一 三十一 後形國雍

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按坊本辱秦作厚秦，因疑彼此

互有脫誤，當作厚齊辱秦者也。如是，則魏秦必虛矣。是輕齊也。二句有應，虛謂不合，言欲辱秦者相魏，則

二國必不合矣。二國不合，則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不能害趙，此趙之利一也。

雖勁，無齊不能得趙。魏聽趙，用厚齊者以為相，是輕齊也。輕之，則必不助魏。此趙之

利二也。得疑傷訛。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言周最相魏，則趙有利，而最得

也。

考異 坊本無齊 作無秦

惠文王上 凡八 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三國，齊魏韓也。

見上。趙乘三國攻秦之間，而攻中山也。齊人我郭宋，扶柳呼沱皆中山地名也。擅，謂專有之。

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盡，津忍反。○塋，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竇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問作塋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中臣作惠，以謂曾劉所技，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塋，鵬冠子元倉子皆有塋字，姑存之。以俟博識。吳師道曰：按鄭氏書略，籀文地作塋，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塋而後轉從塋，歟。愚謂新地，謂扶柳呼沱，蓋二人為中山謀也。

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

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案猶謂據有扶柳呼沱四國，蓋趙魏韓與中山，章子鼓皆齊地名也。蓋四國欲伐齊，故齊恐而効地於趙也。是歸地於中山，而取償於齊也。

考異 坊本郝作 赫，塋作地

腹擊為室而鉅。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腹擊為室而鉅也。鉅，大也。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

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帑。金幣所藏也。

關君長曰。大事謂我兵之事也。言擊是羈旅之臣。祿輕而金幣不衆。則單身易處。而去住無常。是以百姓皆曰。若國有戎兵之事。必先去而不爲之用矣。吳師道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考異 曾本鉅宮作鉅室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滕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

事。說始銳反罷音疲重直龍反造七到反見賢遍反。鮑彪曰罷猶故也車勞則歇。碣哲夫曰罷車恐罷牛。按下桑輪蓬篚言車則碣說或然。關君長曰桑輪蓋採桑爲輪也。篚蓋輿也。織蓬爲輿也。羸滕當從秦策作羸滕履躡傳寫誤脫得之矣。繭李兌曰先生足胝也。日百而舍謂日行百里乃就舍。

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

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

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史記卷六 蘇子 蘇子對曰 蘇子對曰 蘇子對曰

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

盡津忍反 藉子夜反

○暮後郭門謂日暮後門限之期也郭門晨開昏閉而不通行者關君長曰藉席謂借舍逆旅也舍者借

席故列子有舍者與之爭席郭外是郊無舍可借愚謂大叢見秦策土梗木梗見齊策淋雨大雨也言其

大能沃物蓋此喻己不用則復歸鄉里耳兌不用己則不知其死所也今君殺主父而

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

臣計則死殺音裁累力委反○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

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

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

無聽其談也復扶又反下同塞光北反下同○蓋明舍人不欲下兌不用其計而徒動其公

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

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

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

用規高謂規模高遠也者疑也訛資助也厚猶多也用貨財也明日來抵掌而談

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

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用謂行路之費用

考異一本蘇子皆作蘇秦諸本軒里作軒車今從一本高本某作秦坊本贏作贏纂勝作騰坊

本蒙作囊事上無之字不知作不知曾本無我下者字坊本來見之來作求諸本送蘇子之子作君

今從纂高本粗作麗無後堅字

後周... 莊

後周... 莊

後周... 莊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

皆對曰有之被皮寄反下同○鮑彪曰借車與衣同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非

也變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

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音夫

扶○衣車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

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

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大夫即舍人為武城吏者也訾思也齊策訾天下之主有

而侵君者云云言思使下趙王悟善治武城而知中文之用上心也願以下戒飭之詞

考異坊本然使下無趙字知文下無也字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

屬怨於趙令力呈反下同屬音燭○屬猶結也趙助齊伐宋故秦怒齊不聽而結怨於趙也

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

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按下五國伐秦

章曰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不欲則五國楚齊趙韓魏也時楚為從長韓策曰五國約而攻秦

楚王為從長是也其怨謂秦怨也封魏王不說說音

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

今之攻秦也為趙也為于偽反下為王同○言五國

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

救李子之死也五國疑當作四國謂下當趙有秦患四國不攻秦而伐趙也按下章趙助齊

伐國策卷六十一

伐宋者李兌自為取陰定封而為之也故秦怒而逐之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之事趙也何得矣己以通言諸侯為趙盡力而趙無信如此魏雖事趙而何有所得

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

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

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朝直遙反下同抱負猶奉持也言魏王朝於趙齊

五色効之以為趙隱蔽之邑也魏策行作有可從此

恐誤謂趙不事魏也其子兌子也便取陰言兌令秦

攻魏以便取陰而成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不如猶其私封也陰宋地也

者趙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收猶合也齊為王

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

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

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

境也被皮寄反盡津忍反○虛國謂悉出兵言悉兵

事實今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關君長曰比客

盡力如之請問魏所韓氓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

此疑齊曰有秦陰處昌呂反○按秦策云氓欲以齊

處趙趙陰講於秦故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

魏疑齊與秦有陰私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上客王固可以反疑於齊

乎。相息亮反。○挾持也。田文去齊相魏，故曰故薛公。蓋三人皆齊所不善，而魏用之也。言魏之所為如

之，而反疑於齊乎，以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

王也，甚脩，甚怨於趙。誦，辭塞也。脩，飭也。言魏王聽客

客謂齊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

推其怨於趙。亟，去冀反。見賢遍反。○關君長曰：齊數

也。言下轉魏之怨，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

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

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從

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從子容反。○鮑彪曰：治猶

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言使諸侯相

入甘言和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

劫韓魏使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

下劫楚使岷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事王而不敢

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臣字疑衍，丹順及甘也。之

秦而不通，私謂陰私講秦，關君長曰：交定而後，當作

而後交定，言天下事王而不敢私講秦，而後齊與天

下交定矣。王擇言五國事，趙與天下事王於王孰利，宜擇此二者焉。

考異 收趙之收高本作採坊本作援今從一本高

作齊逐高本薛作薛坊本薛下無以字高本知作

如一本二都作二郡坊本無齊甲之甲字岷並作

岷劉本作岷諸本上客作大客今從劉本坊本王

固之固作顧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曾本高本亟

作曰一本本作曰一本作重一本陰重之重作曰坊

本五國作三國高本徧作徧諸本使甘作使臣今

我國策上角

卷六上

三十八

後形國藏

從一

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欲與趙

趙俱伐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謂欲與

宋也呈反說始銳反下同。○按齊乃至于舉宋之時也。李

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

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為于偽反下同。○

則不能救宋故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

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置猶立也。此言

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

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復扶又反

死心謂有下以死報太子之心。有亂謂國人不和。故內

自亂也。此言所以今日可伐宋也。蓋兌聽客取陰定

封之說而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奉陽

與齊伐宋也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

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

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

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夫音扶。○韓魏近秦。故危僻。僻

爾薄。薄瘠也。陰宋地也。說兌之奉陽君甚貪之。雖得

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

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

戰國策上卷 卷六 往周園雅

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縣音玄。關音君。

長曰：無大異，謂兌之待齊，必無大異於前。姑待已耕，謂言姑待耕耨已畢，以為持久之計。縣若縣賞之，縣示也。甘若甘夢之甘，悅樂也。言若齊代宋取陰，欲以定兌之封，臣疑作臣，蓋言下甘之臨之，而待兌忠於齊。

以封之，舉宋之事，必大成，愚謂致兵，謂致兵於宋，循撫循之循，有保有之有，謂下撫循燕而為援與，以臨趙。

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

宋。關君長曰：襄安，蓋燕人。言下効地於襄安，約為與國，以資臣，則齊果得殘宋。此兩地之時

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關君長曰：宋方今時，齊與秦趙相爭，欲得無適為主，非我則彼，故曰兩地。効地於襄安，則必得宋，何為惜？不可知之地乎？與國，燕也。若齊不得於宋，則與國敢望割地乎？足下以此資臣也。臣

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觀古亂反。關君長曰：觀，若觀。

兵之觀，示威武也。潰，離也。擊決，互言也。齊伐天下，如擊決潰離，易也。

考異諸本秦陰作秦楚，今從一本。坊本上時也。下有己字，不早間有可字。高本德作得也。己之

已作以，貪作食，諸本雖作唯，今從曾本。坊本無姑待已耕四字。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

齊。此百代之一時也。關君長曰：此章似前章殘缺，意者舊或載事同文異者，而後人

刊落亦不可知也。

考異高本燕作衛，僻作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

應之齊弗欲。罷音疲。○五國見上。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

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

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

得已矣。為于偽反。○散，謂從約解散也。君無講，齊必

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

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則

君無患矣。此五國指齊楚魏燕趙也。言得陰而若不

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以雄飛。與

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氓也。使秦守約。復扶又

以讀如與。○已語助。列子：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言若欲雖不得陰，而必講於秦，則願五國復堅約。和

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

儉之。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

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踦偏也。言下五

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合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

誤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

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鮑彪曰：天下自為秦天

下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秦下疑天下事秦，秦王

脫秦字。天下事秦，秦王

親而講於秦也。趙足，人姓名，見齊燕策。雄飛，蓋亦人姓名，皆趙臣也。大吏，吏之貴者。勉，勸勉也。韓氓，善齊

秦者，而處於趙，見前章。若氓在齊，二國必陰令，故使齊無召氓，而使秦守約也。

若與國有倍

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

儉之。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

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

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踦偏也。言下五

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合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

誤也。

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

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鮑彪曰：天下自為秦天

下事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秦下疑天下事秦，秦王

脫秦字。天下事秦，秦王

天下事秦，秦王

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

一矣。負海謂齊也。下文受齊是也。中山策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鮑彪曰。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也。

天下事秦。秦王內韓。韓於齊。內成陽。君

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行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

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

君又不得陰。二矣。內音納。相息亮。及賁音奔。佗徒多。反。○韓。以下除行。餘皆蓋善秦。

者。公孫衍去秦相魏。不善秦。而今復合之也。吳師道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愚謂王賁韓佗。蓋

內之於燕趙也。曹輩也。天下事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

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

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

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

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朝直遙反。○抱猶奉持也。言魏奉持

安邑。而致之。使中秦信上已也。過責也。秦督責趙而已。而如魏致安邑。言亦不待伐而致地也。上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二句。蓋錯簡。宜移下。趙宋同命下。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

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

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

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

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燼矣。

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後形圖

後形圖

四矣。塞先北反。○岷字恐行。鮑彪曰：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下以此時收攻二國。關君長曰：趙無救

援必亡，猶不救，則物自消燂。燂，乾也。乾者，天下事毀瘠，蓋言國瘠也。兵分於齊、燕、趙，伐齊是也。

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

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

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

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

五矣。屈九勿反。焉於虔反。有音又。○破猶敝也。屈猶盡也。按止也。秦按兵謂使三晉攻齊，秦止其兵

攻魏也。君按救魏謂趙止攻齊之兵以救魏也。西合謂韓魏不支必合於秦也。天下事秦秦

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

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案見上。鮑彪曰：勝中山之後，關君長曰：宋命薄亡地乃趙亦失中山是二國同命。故曰君必

無講則陰必得矣。無講謂無講於秦。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

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按陰即陶秦以封魏冉則宛終不得也。

考異 高本齊弗之齊作秦坊本臣以之以作己事秦並作爭秦高本講皆作構一本得矣下無

得陰二字坊本堅約下有五國二字諸本足以作足下今從一本高本勉作免坊本無召岷作無名

禁岷諸本使秦作使臣今從一本曾本無不堅之堅字坊本崎作觥高本負海下有內字劉本衍作

術坊本曹作楚無君下又字一本趙應之趙作起坊本信作倍邑矣下無是秦之一舉也六字劉本

無燂字一本分作孤高本無救之而三字一本無救字一本無救之二字劉本君有之有作又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終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終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

趙下

橫田惟孝著

惠文王下

凡六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據下文云。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

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

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

之。而賢主惡之。

為于偽反。下為愛同。上時掌反。說始銳反。下同。行下孟反。惡烏路反。○順

疑當作割。農夫年穀易地。當作年穀登。農夫豐盈。穀熟曰登。是皆不可至而至者。故可惡而不可喜也。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後周園莊

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

陵於韓也數色角反曾音層○功力謂勲功勤力也

趙怨毒積惡亦不深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

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在他邦聞故曰外聞前

者以秦愛趙而趙惡韓故秦為趙憎韓故也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

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

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

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

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質音致○

言以事情觀之趙功力非數痛加於秦秦何得愛趙而憎韓欲亡韓吞兩周以愛趙憎韓為鈞趙之餌也

先謂不伐韓之前也出發也言先發愛趙而憎韓之聲於天下欲鄰國聞其聲而觀其實也示伐韓也

微少也貳攜貳也言恐天下驚覺其詐謀故少伐韓以使諸侯攜貳韓也與國謂趙也韓無救援故曰空

韓言聲為趙憎韓而實欲伐空韓也臣竊觀其圖之也議以為秦計謀

必出於是此言秦之愛趙可惡而不可喜也且夫說

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

於趙夫音扶下同○晉國謂安邑也言韓亡三川則魏必滅安邑是猶如是也言如說士之計則韓

未至窮而禍先及於趙也蓋三晉唇齒之國故其勢如是此言伐韓之害也且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

中山亡魏策云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今燕而趙亡中山是也是勢異而患同者也

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

戰國策卷之六 下 後形圖

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盡津忍反，下同。○盡，謂盡得其地，沙丘，趙地，扞關，趙關，鉅鹿，榆

中，皆燕地也。此言燕近趙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

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屬音燭，下同。○上黨，韓魏兩屬，故曰韓魏之上黨，挈與獲同，亦連屬之義。

謂下秦地與趙國都邦壤連屬也。坐猶守也。此言秦近趙也。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

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

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勾注，

山名，禁猶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

是，指上文所言也。言趙從秦伐齊，則其患害至于昔此矣。是勢同而患異者也。以上言伐齊之害也。昔

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

盤盂，屬之讎柞。著，直略反。屬，矚通。讎，柞，酬酢通。○五

盛物器，朝夕所用，言勦功於此器，朝夕酬酢之間矚之，示不忘其功也。五國之兵有日

矣。齊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

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所明知也。素服，

謂編素也。魏策服編素，避舍是也。蓋兵敗，以喪禮自處也。言使秦發令於國，服編素而聽齊韓命，以歸中二

國侵地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

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抵當也。謂以功當罪，且見伐由二國言之，故曰

取也。言二國有功於趙，宜為上交，而趙所為如之，恐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事王也。今王收齊

天下，必以王為得韓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天下

下天

必以王為得疑當作齊必以王為德蓋天下涉下文一而誤得字音之誤也不伐而收之故為德也抱社稷以事言舉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

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下至二字疑衍文吳師道曰就者屈

就之收者收結之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

事成慮而熟圖之也卒子律反重直用反卒盡也

考異坊本時下無至字喜作善曾本非曾深陵於韓也作非素深於韓齊也坊本王前作主前

諸本議以為秦計謀作議秦以謀計今從一本高本五百上有十字羊腸作羊唐坊本腸下有唐字

今從纂坊本通於下無燕之二字五國上無昔者二字齊韓高本作韓一字坊本作齊一字今從一本

本高本軹作枳諸本明上無所字今從一本坊本抵作邱事王下無者之二字高本無收齊之齊字

坊本得韓作得齊下更有齊字諸本抱作危今從曾本高本則齊之齊作韓一本齊下有韓字坊本

韓慕之韓作齊一本制作至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

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

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

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

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

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

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質音致內音納背音佩予音與令力

呈反除不令章內皆同夫音扶卒子律反不逮不及先王也不令不善也秦王大怒令

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

戰國策上解 卷六下 後形圖

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
大敗秦師閼與上阿葛反下音豫將子匠反幾音祁
言下咎救趙夾秦軍以制之幾邑名也

考異 一本焦作應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

鮑彪曰同鄭人鄭在趙之南愚謂博士博洽之士也吳師道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閼若璩曰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此稱閼若璩高第為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鄭同曰臣

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

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少詩照反○草鄙草莽鄙野也趙王曰

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

之狙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好呼報反下同○或音之訛也晉語董安于以戰功為狂疾愚謂此說得之意意度也臣亦嘗以兵說魏

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

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說始銳反下同喜許記不聽受人之說兵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

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受先王之傳異於無天下之累者今有久

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

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

之矣操七刀反賁音奔斷丁亂反○持兵蓋地名也時當作特字之誤也荆慶成荆慶忌皆勇士也

關君長曰出猶過也宿若不宿肉之宿亦夜也言下不過一夜而人必危中害之今有強貪之

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鬪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索所白反。圍禦同。

考異

高本博作傳。臣固之固。諸本作故。今從一本。坊本受作變。諸本鬪作國。今從纂。坊本圍作

禦無將字。

樓緩將使伏事。使所吏反。○吳師道曰。伏事隱秘之事也。辭行。謂趙王曰。

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盡津忍反。復見上扶又反。下賢遍反。

下同。○緩以伏事出使。恐讒與得罪。故以斯言要王也。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

書而厚寄卿。寄託也。王不達緩意。以為緩憂外患。故曰。致書於所使之國。而厚託緩。令以無

也。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

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非肉不食。謂其貴也。左莊十年傳。肉食者謀注云。肉

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

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

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

子有言矣。中牟。趙邑也。反。謂叛趙。吳師道曰。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穆文熙曰。人臣

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為至精。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燕封宋人榮。蚤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合廬。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

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濟子禮反。下同。○陵地。墳墓

戰國策卷之六

後周園藏

之地也。命謂命有司也。安平君田單也。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久

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

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

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

之。國奚無久甚也。夫子指平原君也。之所之。猶而

今則稱君。愚謂與難得地。而求將於他邦。可謂國無久矣。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

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

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

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守手又反。塞先代反。平原君曰。

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

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

以齊之於燕也。茄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也不然。音耶。

耶。○茄肝涉血之仇。謂困苦必報之仇也。不然。言奢意異於平原也。使安平君愚。固不

能當榮。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

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

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處昌呂反。復扶

為。謂不為強趙也。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

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

倉廩虛。兩國交以敝。乃引其兵而歸。數色主反。令力

也。言唯拒燕將而已。不能成功也。餘子。衆子從軍者。盡於溝壘。言不用其力於戰伐。徒盡於鑿溝築壘也。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後形圖載

姑

羽毛也。即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夫音扶。盡津忍。羽旄也。安平為將。則盡兩國兵力。必無能利。而

無明知此者矣。是奢豫論安平之詞。愚謂奢言止于

此以下記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

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懸釜而炊。吳師道以為此。時或有水。實杜預注左傳

云。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是言困苦而少功也。

考異 高本城合作城令。一本無陵字。坊本城邑市。作城市邑。高本無下城合二字。三下有令字。

坊本作城合令。一本無令字。今從之。一本子作予。坊本甚也。作甚哉。高本故作習之。二字。坊本同。今

從曾劉本坊本無城下也字。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相息亮反。○吳師道曰。都平。即安平

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

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

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

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

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說音悅。○

問疑當作謂。關君長曰。車曰輓。人曰賃。謂轉送軍餉。民不得耕。則稅寡。不可給軍食。馬服君曰

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謂兵略也。夫吳干

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

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夫音扶。下同。斷音短。

下同。薄迫各反。○吳干。吳之干將也。按荀子彊國篇注引此。干下有將字。然呂子疑似篇。相劍者之所患。

劍之似吳干者由是則不必補且夫吳干之劍材難

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

兩者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罕鐔蒙須之便

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操七刃反刺七亦

謂難得也脾近刃處也蓋他劍脊厚則鋒不入脾薄

則刃不斷而干將不然是其材之所以難得也鈎劍

頭鏃也字書無罕字疑夾之訛夾與銜通劍柄所握

者莊子周宋爲鐔韓魏爲夾鐔劍口旁橫出者須疑

頭之訛蓋謂以下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

三物蒙劍首也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

萬距此奚難哉鮑彪曰集言平時今取古之爲萬國

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

即君之齊已數色主反○關君長曰單三萬之齊以

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

山五年乃歸鮑彪曰此言雖衆猶今者齊韓相方兩

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方比

猶爭也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

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

以此何之索所白反○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

兵無所可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鮑彪

猶不及也言慮不及此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九 後影園藏

考異

坊本都平並作平都無用者之者字高本服
下無君字坊本類作謂母並作無兩作二罕
作筆鐔作譚曾本須作頃一本便操間有恐字坊
本君無之君作若高本十萬作十餘坊本同今從
纂一本三下無百字坊本七下有二字
高本兩國作而國坊本同今從一本

孝成王

凡二十七章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致音下
同強其良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
同○太后惠文王威后長安孝成母弟左師觸讐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左師官名林西仲曰恐
拒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
得見久矣竊自恕曾才能反○穆文熙曰而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關君長曰言雖自
也人有郤則邪入為疾忌言疾故曰郤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以答曰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鬻粥曰老臣今者殊不
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

曰老婦不能嗜猶太后之色少解解音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

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少詩照反下同○息
仲曰最少則不知成立不肖則不能成立衰則不及

割愛使離左右也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暗射長安君身上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填溝壑謂死也。言願及已未死託之。

林西仲曰。雖少不堪。後無以自託也。暗射太后身上。

太后曰。丈夫亦

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

異殊也。齊策異貴於此者何也。

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

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燕者。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

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

思也。祭祀必祝之。甚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為子

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

除為王之為。餘皆于偽反。下為長同。祝之又反。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

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趙之為趙。上趙氏。下趙國也。謂晉卿為諸侯主。

謂簡子襄子也。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非微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

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

也。

奉音俸。下同。挾藏也。重器。謂金玉。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

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

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

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

予音與。陵說見秦策。

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

乘繩證及。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人臣乎。林西仲曰人臣非骨肉之親尤當以功勞自致

考異

一本警作龍坊本盛氣上無而恐之而字曰老上無入而之而字坊本無而而字曰老上無太后二字一本齋作粥坊本於身下無也太后三字願令下無得字高本宮味作官沒坊本亦作沒今從一本坊本無笑字劉本為之泣作而泣之祝坊本念作會下闕悲字之甚作之祝高本長為作長有坊本同今從曾本坊本趙主作趙王子孫作子侯尊長安下無君字封下無之字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

他徒多反下同○事役也不公予他能猶不足也展轉猶反覆也

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

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

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行戶剛反令韓陽

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

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大守大守

其効之令力呈反下令使令相令公同守手又反下亭守其守大守同○韓興兵疑當作陽城君

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

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能卒則死之

卒子律反○挈瓶挈瓶汲者賤者也守器即謂瓶也言挈瓶之人其智猶不失

所職守之器猜疑也謂疑其不智也
守守兵也不能卒謂戰敗不終事

韓陽趨以報王

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

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

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

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應於陵
十裁通

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

與寡人何如使所吏反
使者同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

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故固
通

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

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

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

可與戰王自圖之夫音扶下同內音納下同被皮寄
反○穆文熙曰牛田秦地蓋近上

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

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

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

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未
見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十三 後形圖

一城謂未竟
得二城也

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

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

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

集者，賜家六金。」關君長曰：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此說

謂太守之言也。集，安集也。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

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

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

之矣。」處昌呂反為干偽反。勉疑當作韓告秦曰：「趙

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

平。」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兩事

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下以空

餌釣隣好，致成

長平之敗死乎。

考異 坊本一軍臨滎陽作一萬臨滎陽一本無韓

臣開二字錢劉本牛田作牛甲戰攻之戰一本作

城一本本作齊高本此大上無七十二字坊本受地

下無趙字勉作免

守地無而字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復

又反，卷，卷勉反，趨音趣。關君長曰：言下不惟軍敗，都

尉又死，王怒之甚，愚謂卷甲而趨之，欲潛軍襲秦也。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使所所吏反，除

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

夫音扶。○言講之成。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

其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其不之。不音否。耶音

耶。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

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

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從子容反。恐丘勇反。趙王不

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內音納。下同。○與平陽君

為媾。謂下與趙。豹相議為講。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

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

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

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於陵反。○顯重。謂下顯。重鄭朱。以示講於天下。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

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卒子律反。

考異坊本無不勝二字。復作係。媾皆作講。一本無秦知二字。及成字。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所白反。下同。○樓私。謂私意之所思。

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宦於魯。病

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

後形同哉

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

夫音扶下同為于偽反下為秦為王為足

同相息亮反焉於虔反長丁丈反○相室見秦策鮑彪曰稱是人不能子之也吳師道曰檀弓文伯之喪敬

姜據其林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故從母言之之為賢

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姑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

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

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

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予音與下同○虞卿聞之

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見賢遍反下入

見同○關君長曰言文飾之說非實為趙計之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

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吳師道曰此脫簡誤在此史以

為章首者此策非邯鄲解圍後事關君長曰是非說趙王之言蓋史文錯出王曰何謂也

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

王而不攻乎以猶以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

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

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復扶又反下同○言秦以其力不能取六

城倦而歸而趙割六城以資於秦是助秦自攻也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

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爭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

割其內而講乎。盡津忍反。下自盡必盡同。彈徒案反。令力呈反。○彈丸之地，喻小，即謂六

城也。內，內地也。言虞卿誠不知秦力之所至，以為倦而歸，故此彈丸之地猶不與而講也。今不講，來年秦

復攻，王不得不講。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任音壬，下同。

任保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

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

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負親已見啓關通幣，言使幣出入於關，王齊同也。言秦與趙交同於韓魏，取收也。王

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

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

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

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自盡言數割以講，秦此自盡其地也。

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

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

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

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

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五城事秦也。即坐而

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

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罷音疲挑徒了及關君

長曰挑誘也秦復求地趙不與之則秦怒而攻之是前資之地徒為棄物而誘秦見攻之禍也語曰

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

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

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

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土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益增地也其計謂求地之計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

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

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

斷之勿復計也難乃且反說音悅斷丁亂反疑天

於秦而慰安於秦怒趙之心也鮑虞卿聞之又入見

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

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

乎愈恐當作何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

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

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音并

併○關君長曰固乃固執之固已止也言非固執無

予地而止鮑彪曰韓魏本趙與國與齊三愚謂易道

猶易地謂強弱相易也趙始困於秦將割地為和今

取地於秦而結三國之親是趙強而秦弱也故曰與

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使所吏及

合於齊謀伐已而懼使來約

和親樓緩聞之懼誅逃去也

考異 高本上非臣間有人字坊本二八作二人為

一本趙也之趙作我坊本攻以之以作而無王又

之又字高本下所至間有不字坊本告虞卿下更

有虞卿二字守而之而作亦以五之五作六下以

五王五同一本無益愈之愈字坊本無必盡之盡

字無是不

之是字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

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

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

-5 150 35 870" data-label="Text">

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聲音億間紀竟及復扶又

下王使使事同○以齊故言以齊不稱故秦亦失之

照字恐行關君長曰魏既救趙而實畏秦欲已免救

使謂曰秦所以急圍趙者以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齊已弱欲趙尊秦為帝也

林西仲曰猶疑其既尊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

為帝之後未必罷兵趙聞魏將欲合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

何矣。令力呈反下同。○林西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

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不能去謂不能使秦兵去也。關君長曰已魯連

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

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為君之為

為一為卻為人同。見賢遍及下而見同。○召當作紹

或古字通。即下文紹介。傳賓主之命者。林西仲曰。平

原受魯連之責而不喻其責。欲下其與平原君遂見辛

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

見之於將軍。東國謂齊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王也。

林西仲曰其意以局外間人。不豫人國家事見之無益。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

辛垣衍許諾。泄之謂已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

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

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從子容反。○以

周時隱者惡濁世抱木而死者見韓詩外傳言世人

不知鮑焦非世而不顧死以為無自寬容而取死者

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己志則見居此圍城之中以為

為一身計者猶世人於鮑焦也。連志下文所陳即是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十九

後影園藏

也。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上首功。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權使。以權詐使也。虜使。以奴虜使也。關君長曰。過謂不惟稱二帝於國。而及他邦也。愚謂遂正史記作為政當從。言秦縱肆為帝。不惟於其國。而為政於天下。遍天下士民皆受其權使虜使之害。林西仲曰。東海在齊之界。赴海而死。不肯西向也。應上鮑焦。句。愚謂欲以助趙。答下居圍城之中。而不止去。且言不為一身也。辛垣行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行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惡音烏。下惡能同。邪音耶。下同。○林西仲曰。上言士民受秦帝之害。此言列國受秦帝之害。梁知秦帝而害中於梁。自危懼。前助趙。不待於使也。辛垣行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朝直遙反。下同。藩音蕃。卒子律反。下同。○關君長曰。後往。猶後於往。言齊後諸侯而未往也。愚謂赴告也。天崩地坼。謂天子崩也。天子下席。謂嗣王居倚廬也。

戰國策上解 卷六十一 後周園癩

叱嗟怒斥聲而汝也罵其母為婢賤之之詞為天下笑謂威王見笑也關君長曰彼謂秦外之也言秦為天子固當如周貴於齊無怪言其必然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扶夫音從

才用及下而從同○林西仲曰言非欲尊為天子受責備之害實畏秦之故不得不奉為帝猶僕之從主

雖受其責備無上可如何矣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

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

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說音悅

也通使之固讓行固執不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

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

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

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爭音諍帝字疑行言昔者

亦得烹醢梁王矣何為與秦紂既脯醢諸侯今秦為天子

俱稱王終就脯醢之地乎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

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籩不果納十太牢蓋當時待諸侯之禮筦鍵也關

國也攝持也社稷也籩籩同投籩言下其不得入於

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潘王欲入弔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

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倍音佩○關君長曰倍謂不當也北面主人受

弔之位設之南方也周禮殯於西階上主人東階上西面則當殯而立也閔王將東階上南面弔之令中主

人去其位北面於殯南以受弔故謂不當殯柩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潘王不入弔也林西仲曰言鄒不肯以齊為帝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飯扶晚反含音玲○事養謂事老養幼也以珠玉實

死者之口曰飯含言鄒魯國弱小其臣貧賤不能備生死之禮然且齊欲行天子之禮拒而不納也今

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

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乘繩證反○林西仲曰鄒魯之臣至賤與僕妾等梁反不

如他而欲帝秦尤賤之極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

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

乎予音與處昌呂反○吳師道曰無已必欲為之而不止也關君長曰讒僂通賤也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

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庸常也秦

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將子匠反○陳子龍曰魯仲連與辛垣衍談于圍城

之中而秦將知之者間諜精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

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

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

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乃難

且反黃音古

考異

高本無客將之客字今齊下有潘王二字坊本潘作閔今從纂坊本無能去之能字錢劉

本請召之請作為坊本請召間有為字錢劉本介而見作交一字坊本無君者之君字彼秦下無者

字禮義下無而字死矣作死耳齊楚下無則字諸本坊作折今從一本坊本然吾間有則字快作快

高本庫作車欲令之令作舍納莞間有于字坊本退而聽朝作而聽退朝無俱據萬乘之國六字梁

王作梁主曾本今日下無而字坊本適會下無魏字軍引作引軍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

人之力而忘入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

為于偽反

下為君同夫音扶下同○頓壞也二字疑行言解國患者平原請救之力也公孫龍聞之

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

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

子將

匠反相息亮反下同○吳師道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如云位在廉頗右愚謂言平原無功能而受封為

相以親戚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

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

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言始受封為相不以下無

國患稍足以塞責而不足以為功而今求益地是親

戚不計功而受封國人計功而受賞親疎異法不可

故不如此勿受之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令猶教也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

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

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

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

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王使曰使之使所使

使者同○曰諒之曰當作有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

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

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有罪願

得請之言請罪狀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

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

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

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難乃且反○言

其所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

令也

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

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

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

數色角反葉舒涉反下同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

凰不翔剗胎焚矢而麒麟不至天鳥老反○未生者

類且恐其及已也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趙王畏懼秦怒行殺戮於趙約平陽則秦王曰諾勿

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

而厚遇之惡鳥路反與音豫稱尺

考異坊本無往賀之往字一本齊作弱一本無親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友謂厚禮親之也張

以疑問於趙范睢為魏使茅舉為姚賈謂趙王曰賈

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

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

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為

戰國策正角 卷六下 後周廢帝

偽及○言今王逐賈，則是二國得其所欲，而王之忠臣有得罪也，故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能用忠臣，而折斷二國招之也。

考異

坊本無魏以之，以字劉本友，皆作反，坊本招之作之招。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相息亮反，從子容反，下同。○人，故讎之也，言以趙之弱，而據於建信君，以涉孟蓋橫，離涉孟所以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故也。齊不從。

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言雖以從為有功，然齊不合從，則建信君當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之從惡交於秦哉？分猶離也，言離齊而合秦也，強畢謂圖強之計畢於此矣，以上言從不令，則必不得，不橫也。

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知音智，秦分

之秦，齊亡之齊，吳師道以為行是矣，兩君謂建信春申也，擇疑釋訛之適也，猶取也，言離齊唯楚趙從，則無功而惡秦，離齊助秦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二君奚舍有功而善秦，取無功而惡秦，而為智哉？言二君必不然也，蓋容涉孟之人也。

考異 高本君安之君作者，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秦分之分作合，功之下有與字。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陽，而梁危。

相息亮反。○按：下章曰：今收河間，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據之，呂遼蓋秦之所重者，而魏殺之，故秦怒伐魏也。兵敗，失亡北陽，而梁也。衛屬魏，衛亦魏也。河間封不定，而趙危。按：秦策

河間十二縣，賂秦，秦以封呂不韋，秦策所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

故封不定秦趙○倍音佩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

呂不韋封號也言不韋不得○文信今魏耻未滅趙患又起

文信侯之憂大矣魏殺呂遠之耻未滅而趙收河間

是文信之憂之患又起加之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從子容反○上

信知從之無功此言章曰齊不從建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

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魏之構不待割地而成也

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今楚魏攻齊而秦從其後

獨攻趙吞滅之如是則齊趙必俱亡矣鮑彪曰此說欲趙以河間廣中文信封也

考異坊本無或字北作比高本而趙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為人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

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

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

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

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從子容反為于

考異坊本章末過下無矣字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

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

戰國策正解 卷之六 後周園苑

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故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

易也。夫音扶，將子匠反。大敗之敗，必邁反。罷音疲，下同。易以鼓反。○故謂疲敵之卒守，謂守邯鄲也。守者之者疑衍。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

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

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以弱越承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

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應於陵反，下同。○言雖無將，有進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

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

以教之者厚矣。夫音扶，累力委反。○開君長曰：累世以前，言自今以前，不但一世。僕

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僕，平原自稱也。

考異 坊本固作故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令力呈反。○少多猶薄厚也。

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

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

也。夫音扶。黏女乙反。○黏黏也。關君長曰。因猶依也。言有所依托。若鴻毛飄於風也。今趙萬

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

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乘繩證反。下同。○漳

滏皆水名。所欲謂稱帝連橫之類。此言趙之強足以依托也。由是觀之。趙之於天

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

梁。臣竊為君不取也。易以豉反。為于偽反。○張居君

曰善。吳師道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

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長丁丈反。

考異坊本翻作黏。纂功成作成。坊本秦不下無能字。

建信君貴於趙。蓋以色見貴寵。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

反至坐。過音戈。○顧反。猶還反也。韓子商太宰使少

王迎之。故不直進也。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

避。令力呈反。下同。○客即魏牟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

人。願聞所以為天下。言驅後車者不敢斥其乘車謙也。為治也。魏牟曰。王

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

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

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

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治直吏反不說之說音悅王

偽反○前郎中指郎中在王前者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

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

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

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敗必邁反虛音墟戾厲通予音與○虛戾見秦策艾美好也男

女通稱閻若璩曰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此幼艾指建信君男色是也且王之先帝駕

犀首而駮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

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適

歷反○駕駮以二人喻馬也角逐也適當也言先王有犀首馬服之良以與秦競逐而秦能當其鋒也言

秦強也憧憧往來不絕貌椅轉蓋通借車兩旁植木也關君長曰難謂壞車故曰折椅言必為秦所敗矣

考異坊本令工下有入字高本先王作先生坊本適作避椅作轉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昔之所以事

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

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

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昔乘獨斷

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

侯則昔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昔之

軸令折矣罷者疲令力呈反斷丁亂反○刺疑當作

有不言之者猶有不可言者也言昔荷內外重任獨斷治事必過失多大有不可言者矣因其過失以言王

戰國策正解 卷六下 後周隱帝

而重罪責之。此應乘驥而御，任重而軸折，以喻下不勝多事而敗。此應獨斷二句。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普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普亡走矣。期音基。

考異 高本曰：下無「君」字，坊本無「日」字，今從一本。坊本普作「普」，一本作「普」，高本軸令之令作「令」，坊本拜下無「受」字。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從子容反，下同。惡，烏路反。○獨，猶持也。以，猶以為也。言天下合從者皆惡秦也，而秦特以為趙惡秦者，何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是與殺呂遼何

以異。殺，呂遼收河間事，皆見上。言魏殺呂遼，而天下交魏，今趙收河間，秦以為天下合從，由趙收河間，是以特以為趙惡秦也。君唯釋虛偽疾文信侯。

猶且知之也。釋舍也，虛偽，謂始略秦以河間，今復收封文信侯，如是則秦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

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言從而有功，則河間可矣。今收之，而何益於趙也。

考異 坊本合從作「公從」，高本是作「於是」。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釋作「飾」，偽下無「疾」字，無功下無「乎」字。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也。甚矣其無禮也。相息亮反。○官之丞相，謂使為丞也。相官屬，吳師道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遠相效也。鮑彪曰：言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己待之厚彼 希焉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

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

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

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商賈之賈音古之賈音嫁夫音

扶司伺通○司時謂伺物價貴賤之時也己甚也言

伺時察賤而買之雖買之貴而比於貴時則甚賤矣

察貴而賣之雖賣之賤而比於賤時則甚貴矣此言

良商不與人爭伺時買賣雖暫居貨而卒能獲大利

以諷建信亦能不下與文信爭觀昔者文王拘於牖里

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

王之功也卒子律反斷音短○羈束也按汲冢紀年

于塞車羈文王于玉門呂子武王不忘玉門之辱蓋

當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亦羈於玉門也太白旗名

也此言文武不爭得時而成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

仇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仇抗同

反○言今不能抗衡以權力而責其少禮是不觀時而與人爭乃不知商賈也

考異高本文王下有之字坊本羈

魏勉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

七尺之軀者權也蹠音介與沁同○係蹄用繩繫獸

者輕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

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言保有國非直如虎保其

虎愛其蹠有急則必決去之矣

後周園莊

考異 坊本題 作勉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聞音問夫音扶○北堂蓋深宮也召兵言內應者召秦兵故其

急如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

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衡橫同○

贊當作贊字之誤也說苑梁王贊其羣臣而議其過贊聚也

考異 坊本連 下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說音悅守手又反○關君長曰

饋進食也墮墜也人有驚怒墜食以不墜食明其不驚怒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

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

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

其敝而地可多割復扶又反使者之使所吏反要一遙反○合合戰也要邀也言二國

合戰必有二疲因以兵邀邀而擊之則可多割取地矣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

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為于偽反○言居外從事於便宜者皆信王之不疑也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為于偽反下為王同令力

呈反○名尊名實土地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

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

也

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重見之重直用及恐兵勇反○

重見猶難見也。偏謂偏黨於一國。取行於王謂取己說行於王也。臣以齊循事王。王

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

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

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

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以猶使也。循順也。尊名帝號也。名謂稱臣

趙已稱帝則列國稱臣也。前可見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

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重

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

天下。言趙無齊則不得。不重有齊之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也。

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

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

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孰熟通。輕王謂下使

趙無齊以輕王也。

考異 坊本書趙下無王字。高本趙王下有使臣與

無成其私三字。坊本私者也。下無非然二字。取行

下無於王二字。曾本循作脩。高本秦臣以下有為

字一本已作矣。坊本無之故之字。高本無燕韓

之韓字。坊本安得作安能。一本無得無之無字。坊

本無足也。之也字。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從子

戰國策卷之五 後周 策 三十一

齊請効地趙以為不須合從因賤趙莊也而齊明為

謂趙王曰齊畏從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歎

貴齊必不効地矣為于偽反○張歎蓋敗從者言齊

則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考異高本畏從下有入字坊本同今從劉本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相息亮反下同○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

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向許丈反為于

○鮑彪曰柱國楚官蓋趙亦有客謂章愚謂言章建

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

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交謂下王與建信之交也言建

死以為己與王之交終身不敵向因令知己為之以為德也

考異一本終身作齊一

馮忌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

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為于偽反下為燕為大同

之家之無言不有二國也愚謂言吾所下以為諸侯所中

尊重者以不有二國故也以明非為燕也蓋王實為對曰秦三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

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

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忌猶曰為燕以

辭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

之

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行猶為也

考異 坊本秦三作秦王 一本燕一作燕王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

敢。見之之見賢遍及下見人同。○接手交兩手也。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

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

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

是亂也。倍音佩。○倍謂背其師也。客曰。不然。夫望久而笑。是和也。

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夫音扶。下同。○

庸常也。鮑彪曰。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

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關君長曰。庇亦蔭也。庇桑猶蔭桑也。陰乃

寸陰之陰。晷景也。陰移謂少頃之間。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

受三公。姓名未著謂未久也。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

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以上忌稱客之言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

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外臣。忌自言也。恐王亦如服子。故問之也。王

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考異 坊本言而作言是。授作受。高本授天下下有傳字。坊本同。今從劉杰。坊本無趙王曰甚善。

馮忌曰八字。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後形圖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相息亮反，錯七路反，虛音墟。善而倒當作而善。趙王未之應也。客曰：郭偃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郭偃，即孤偃也。韓子曰：管仲母易齊，嘗引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云云。見新序。蓋其書當時有存者也。雍，籬通。吳師道曰：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

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便辟，音及，辟音

優，近附近之近，為孺子偽反。○便辟，近習，便幸之人也。優，饒也。言愛之甚。孺子，見秦齊策。此客言桑雍之義。

如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暉，當作暉，或古同字。韓子曰：日月暉圍於外，其賊在於內。暉，日月傍氣也。其賊在於內，所謂

食於鳥兔也。以喻權臣枉法於外，由中變寵蠹惑於內也。所憎，謂權臣所愛，謂嬖寵也。言外備權臣而內戒

也。嬖，麗也。

考異

坊本得相作得買，今治作今將。高本郭偃作燕郭，坊本同。今從劉本。曾本法作濞，桑雍作柔雍。劉本作柔雍，坊本上雍下無。者字，近者作一人一字之乎作之於。

悼襄王

章凡一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為于偽反。計中之中。丁仲反。○關君長曰。郎中沮王割地。以贖而反。怨留之。而絕好。故曰空絕。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關君長曰。厚猶多也。君謂文信侯也。言必勸王多割事君。以贖之。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關君長曰。因鈞言。與春平接厚意也。

考異

高本泄作世。一本謂作請。

幽王

凡二章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相息亮反。下相秦相。孰同。○吳師道以與字為行。是矣。守假官也。據下文曰。守小官。則非國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說始銳反。尚音常。為大之為于偽反。下為大為趙必為同。○設謂假陳設。其事下文。即是也。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眾。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治直吏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將自餘。皆同。○之皆指秦也。馬問而王答也。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

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遠猶棄也。於因

疑倒。當作因於計。因猶依也。言依於馬計謀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

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

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說音悅。惡烏路反。○張居正曰。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

秦受地。而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

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

從子容反。下約從事同。○銜疑得訛。亡失也。言諸侯恐中失與國而已。國危也。臣請為大王

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

秦。秦不足亡。言易敵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

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

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

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卒子律反。少詩照反。長丁丈

也。筆以書。扎刀以削。其不當者。關君長口。兵首猶我首。此謂將也。謙辭。言惟守小官。未嘗為將也。愚謂遇。謂與秦遇。而接戰也。趙王不能將。不能。用馬為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

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鮑彪曰。猶乞骸骨。司空

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

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勞力報反。○客尊客也。司空馬言其為趙

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

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

伐國。取正解 卷六下 後周廢帝

過半年。期音基。武安君李牧也。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高誘曰。曲邪也。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

王令人代。令力呈反。惡猶毀也。按。下章使趙惡顏最代武安。武安君至使韓

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

匕首當死。數色主反。數讓也。飲人以酒曰觴。捍疑

匕首如欲刺王。然故其罪當死。武安君曰。緜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

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

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恐丘勇反。緜武安名也。病鈎謂手臂拘攣。若

死。不赦。臣不敢言。高誘曰。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

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

趨甚疾。出諂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

徵之於柱。以自刺。刺七亦反。縮摺通。離也。東京賦云。諂

門曲榭。蓋別門名也。徵義未詳。疑當作質。惠文王策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終上文。不也。平原令見諸公。

必為言之曰。嗟茲乎。司空馬。嗟茲。歎聲。歎其言不達也。又以為司

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

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去司之去。起呂反。

鈎之狀。故臂短。接續也。振捆未詳。要之必器材名也。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

宮門也。諂通。離也。東京賦云。諂

疑當作質。惠文王策

起呂反。

考異

一本使守之守作臣高本惠教作悉敵一本受之作受地高本却作却坊本可成作有成

高本無請為之為字趙賂下無之字坊本願卿下無之字高本筆作筆一本作奉筆坊本小官作小吏兵首作兵臣而弗之弗作不劉本捍作捍坊本遇司空馬門坊本言之言之言茲作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數色角反將子匠反惡烏路反

記作趙蔥

考異

坊本三作五

凡三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 終

